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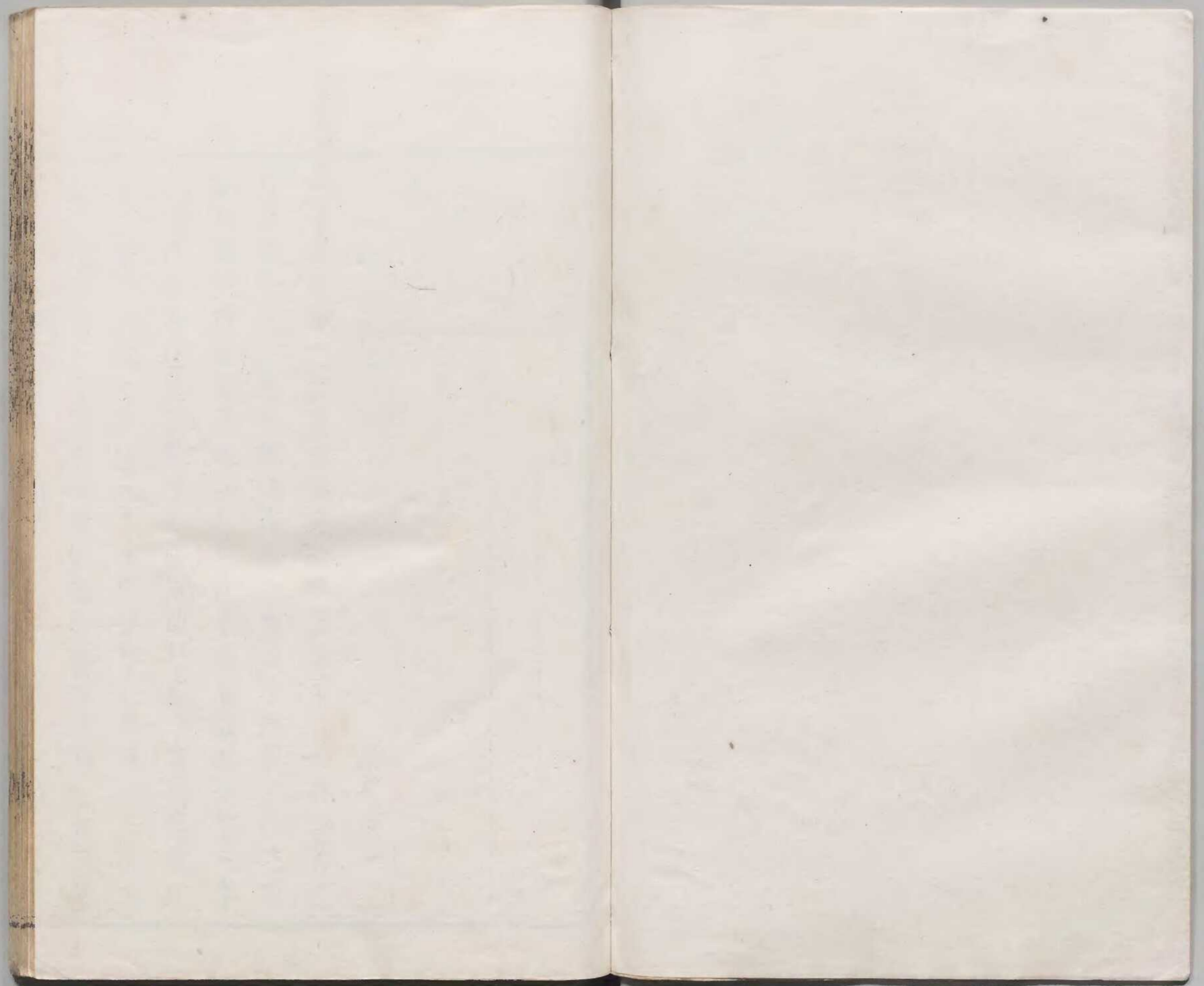
湖廣通志

藝文記

自百四至百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08
冊數 100 (91)
函號 史 130 1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四

藝文志

記

漢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
 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
 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巘列作三峯
 平泊泮水順遵其道嗚呼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
 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
 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

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陵廟以顯神功

荊州文學記

三 榮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復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伍葉從事

宋衷所建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者德故老綦母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鱗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湧疊疊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旣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苗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旣章禮樂咸舉濟濟縉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敘品物宜育百穀繁蕪勲格皇穹聲被四宇

晉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復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復問津者

南北朝

西陵峽記

袁崧

崧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古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成始信耳聞不如目見矣其巒嶸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槩林木蕭森離離蔚

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察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
返身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奇觀山水有靈亦稱知
已謹記之於石

唐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
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日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
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
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情性耳目優劣
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
也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於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

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浪之浸閱吳蜀樓
船之殷覽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
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
前戶後牖順開闔之易簡也上棟下宇無雕斲之飾儉也
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發生之
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
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洎搖落之時則俯顛氣於軒檻見火
之流矣值嚴凝之序則目素彩於簷楹見雪之紛矣政成
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當時之興秋興最高因
以命亭焉余自巴山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

之下嘉其倏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以記之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蒿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竝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注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爲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崖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若然者茲

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千里未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爲山君封君表作苑圃耳但苦當時議者拘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往迹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并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右溪記

元結

州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千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曲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旋激注林木異竹

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
間可爲郡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以來無人賞慶
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立亭宇植松與桂兼
之香草以裨形勢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
彰示來者

鄂州新廳記

趙憬

昔自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
而宰制威福之重蓋古之諸侯鄂在楚爲國秦爲縣吳爲
江夏郡綿歷至宋乃雜入郡置郢爲鄂隋氏披其郡猶謂
之州官則刺史而改無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舊制或爲
郡或爲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

處其城不恒今之州卽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普
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爲藩鎮固護之雄制天寶以
前四方無虞第據細戶衆寡等襄州望鄂是以齒於下後
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稱巨防朝廷尋州涉列將寄勳賢
之重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曆八年
加觀察處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時置當州防禦使上
屬於江西國家姑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
典守者旣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年十月乃
命祕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
三年之五月使改爲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
副董江西諸軍銳師以伐叛於襄陽旣而克平九月就加

散騎常侍防禦洎州如舊公之蒞鄂也今茲四年以清德誠信為教化以至公深仁為字育則鄙聞里閭僑舊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理軍施令其士卒歡慶亦如之但加乎肅畏而已繇是所防二千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方諸侯井賦鹽泉所入歲約三十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十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耀威武范陽君以智畧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於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為首存乎東壁

大曆之後繼聲者宜司徒公為首遂列於座右也貞元二年四月十九日記

鄂政記

舒元興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為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來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吝怨苟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二德既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為政顯以誠信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恥且格自春到秋政與稼日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環視閭井城隍有陋狹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渚間土勢大凹凸者頗險凹者瀦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

制庾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闕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
拔緒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
聯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胸次不開將佐序字次
第甚牢落州佐椽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間指吏徒拆去陋
屋南抵城牆下南面北嚮立射候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
門料將院東翼西嚮立門佐六椽院長廊聯軒萬門呀呀
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布等列霜戟洞啓公堂耽耽每
至朔望日軍吏畢謁威容大修有以見堂堂儀觀不可觸
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爲貴耶鄂之軍實三萬先時
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車
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識手開畫之

創新營凡一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檐盈盈軒門對開
欲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目目不前見若人
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習臆經營細碎
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齊肩乎則知公之爲政不專於
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畧問遐邇一若門門有公猶
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底不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庇公
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貴聞政聲到闕下天子聞至五
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江漢
人喧聲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喧聲愈知公仁深不
三月復遷公福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攜壺漿簞食逾太行
迎太行素險巖鄂人聞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若火

入腸臟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蔭貽惠父母生我公
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本邦
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詠思我
遺愛使溢衢隘巷幾採教化者聞必寓於風雅立則天子
史官得詳載史策遺愛遺惠豈謝古人耶是心愈見公德
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爲國瑞所至必爲人福不顯在一方
而已某聲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斷石懼累公德但直
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官厭塞鄂人望若河南
遺愛洛多君子因以爲民詳矣上黨新政方大未可測酌
非陋文褻述也

黃鶴樓記

閻伯思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常駕黃鶴還
憇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
構巍峩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館四闔霞
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
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
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
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疑或逶迤退公或登臨送
遠遊必於是極長川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
仲宣之能賦僂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曰黃鶴時
來歌城郭之竝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
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土泚鎮保寧記

符載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泚鎮相距可百許丈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控荆衡走楊越氣雄勢傑岡連水匯者蓋數千里此天用設險於吳楚也苟邊將不虎化爲豺狼以一鼓之鐵一邱之木撐鬪鍵鏃絕流束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於鎮中矣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可悉數永泰中代宗以董秦爲淮西節度是鎮隸焉秦數兇戇昧惜王度乘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拔扈之志而多割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櫓如雲必將沿於斯沂於斯主守者乃高其門闕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強丐誣差

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爲蠻貊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土泚之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德宗震怒命宗臣曹王臯肅將天威詰誅暴亂節制江西之事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遠近皆輟涕爲笑媁媁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負然否則傾矣而未甚永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俾大夫盧公藩壤沔鄂以江斬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鱉不驚浹辰之下舊染汚俗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不謁上郡

帆欠於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於時無哀敏於
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拆吠犬之驚
鳴戲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托遇
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歟是知王者之御四海得
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畧以德則固恃險則亡其
猶影響耶况大丈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爲約束萬
夫知禁倚誠信爲政令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寢爲貞淳若
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指陶鈞心運動植岬岬橫目知受其
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悅故爲保寧記
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日山客符載記

黃仙師瞿童記

符載

朗川桃源桃花觀南岳黃洞源居焉有弟子姓瞿字柏庭
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
庚寅歲自辰谿來稽首宇下願蔭道域廁役隸之末位仙
師以慈物軫慮遂許之雖處童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
性恭默每旦暮仙師修朝拜之禮攝齋莊之色焚香搥磬
叩頭擎蹠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矣或往往獨
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
地遭遇神靈觀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
故處因求偕往仙師曰靈仙之府必在左右然尚幼小謂
所至之地不卽爾也無何有丹砂之役領至襄陽市闌闌
之下齊人浩擾則瞋目不視神氣醉泥返至逆旅通宵而

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僕散壞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履以詐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常僕僕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將逝屬暑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稽於戶外自言靈期逼近難可畱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於鶉首復近於茲地焉仙師少加撫愛未卽聽遣室有同學道士朱靈辨者恐童子精神懾懦爲邪妖所攻將欲載丹符禦之童不憚且多傲詞云他辰相見歲在降婁矣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仞遂背行冉冉從樹旁滅沒化去有聲隆隆如風飄雷震辨惟愕失次馳告隣落共四圍索之于巖沉沉漠然無聲洞西行一二里有巨蛇威猛甚盛自道中

拖腹橫據勢不得近次至東隅見右足八指羅印於地上折弱篠八枝縱橫插植若誌冥驗之數餘不復覩先是未潛景之日割芝圃間獲珉石圓如五銖錢朗瑩可愛跪而授師曰此秦客所棄棋子也幸加秘護後有符契仙師靈辨狀之不昧惜向時無斷俛然發篋復覩故物其慚愧慕望者可勝言哉後經時白晝假寢幻罔而至備申摠衣之敬診其容態但以承事尊上爲疲耳至於日者之約無替焉仙師以建中元年自武陵卜居於廬山紫霄峯下古壇石室高駕顛氣載弱歲慕道數獲踐履其域話精微之際得聞此事太息良久自感悟曰神遠人乎哉道遠人乎哉夫瞿氏之子受天之氣生人之世百骸六臟非有乎卓然

異色也以一誠之志唯巖洞是慕彼秦人之宅尚得而往
况仙師遁栖空山垂二十年根之以渾元守之以太和遺
肢體冥耳目息歸於踵神舍於素窈窈冥冥中含至精方
將入天地之門游化初之源磅礴萬物不見其朕豈鸞鶴
之馭而滿其道歟門人先往而師資尚淹留塵世天其意
者以時人溺於羶腥汨亂正氣多扎瘡天昏之患使布陰
德大拯生命符三千之數耶弟子風波之民不能自拔泥
淖繼芳金籍徒以區區文字紀其糟粕不亦悲夫然庶示
於好事者其爲起予之地耳貞元元年八月二十日符載
記

銘姆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銘姆潭至三
十五步常湍而滾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
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嶄然相
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
之登於山邱之下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
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
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
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
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廻
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
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
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鄂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
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
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
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
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
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
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
儵魚又北曲行紆餘峴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麗石
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
既靜其聽始遠余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
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
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
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窺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
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
筵席若限闌奧水平布其上波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踈而
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

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息壤記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阪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塲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譏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惟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斥鼻亭神記

柳宗元

鼻亭神像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驩愛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

乃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惇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爲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髫童之歸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關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

明罰行於鬼神愷悌達於蠻裔不惟止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石俾知教之首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尾

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數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益驗神旣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遊者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游觀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頌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曠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汗塗羣畜食焉墻籬以蔽之爲縣者積十數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靡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逃遁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謹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音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墻籬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

木美卉垂水叢峯玲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
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浮沉嘯萃不蓄而富伐
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
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
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
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
志無所容入則夫遊觀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
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
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
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
求其墟伐木披奧欹側以入懸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
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挾其穴則鼻口相呀
揆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愕目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
剪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
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
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
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
州邑肇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看靡齒鯢未
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旣賀而

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
蓋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
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
洽於人敢頌休聲祝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
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
合千載佑之自天野夫獻辭我公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
尚書得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初五日
記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爲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漑澗窅凌
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

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焉於
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遊茂樹惡
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踰月理
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蠲
之瀏如旣焚旣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
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
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遊
觀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
高原林麓之崖閭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
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

知公之志公之因土以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獨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渠申以湘水之流泉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

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邱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調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亭其亭且廣蓋方丈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早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晨起晏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遊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於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清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邱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渺忽樹之松柏杉櫛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

遊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
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
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
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贊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
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闌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
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
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碩其內又揚於
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
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
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
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
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
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
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
陽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廵而死宜言下方不
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
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
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爲神食民之
祭今之渡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
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

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
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楠腐瓦
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
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
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宜城驛記

韓愈

此驛置在古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
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城壞楚人
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
者避之井東北樓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
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帥襄陽

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株舊廟屋極宏
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
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圓方八十九
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多甄可爲書硯自小城内
城今皆屬甄氏甄氏以小城北立別墅以居甄氏有節行
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云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呂溫

湖中七郡羅歷上遊右振群蠻左馳甌越控交廣之戶牖
扼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天下之安危繫焉聖
唐理雖偃革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部分荆
衡復古南鎮輕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易其將校而難其參

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晦權成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蹟風流冠於當代始則裴諫議虬以逸材奇畧傲視而靜荒寇次則趙相公璟以高標雅望鬱起而爲國植其餘馮郎中嶷之之碩重房容州孺復之英達鄭評事測張著作季文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儉廬侍御澥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實有成績是皆卓乎朝論清在人謠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冬陽無私煦用人如止水無私鑑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河內司馬君紆范陽盧

君播太常寺協律郎河東薛君存慶前咸陽縣尉吳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字隴西李君礎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賞萃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晴壑絳孔翠於春林遐邇翕然稱爲盛府中行感會知己竭其誠能黃鐘音韻調於嶰谷之竹大阿鋒鏃拭以華山之土其矜鸞鳳斷犀兕不足怪也竇氏伯孝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溫近守支郡且知故實得請連帥俾書公堂媿於不文安敢堅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

道州廳壁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
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
以訓於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
或誇舉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
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盡委地矣賢二千石者
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旣彰善而不黨亦
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申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
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
漢書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
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道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
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
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號君子之清者涖此熟視焉而莫
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余也魯安知乎他卽命坊
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
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
思入詠不抱奇挾異齷齪束人口者滔滔然有干霄之興
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下落
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
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

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旣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思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於郢之亭每有往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責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於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禩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襄州孔子廟學記

皮日休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

以享道未可證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枝江縣南亭記

皇甫湜

京兆韋庇爲殿中侍御史河南府司錄以直裁聽羣細人譖構之責椽南康移治枝江百爲得宜一月遂清乃新南亭以適曠懷亭俯湖水枕大驛路池形高低四望空平青莎白沙控柞綠岸澁菱圓葭誕謾朱華接翠栽綠繁葩春燭決湖穿竹渠鳴郁郁潛魚歷歷產鏡嬉碧淨鳥白赤洗

翹窺喫纈霞殼煙旦夕新鮮冷淚喧啼怨柳情綿合君騁望逍遙湖上令君宴喜絃歌未已其寮其民日致欣遊成羣使纓嘆戀停車止征實爲官業而費家貲不妨適我而能惠衆嗚呼是乃仁術也豈直曰觀而已乎吾知韋君若是也多惜以尺刀效小割異日賦政千里總戎疆場吾知其辯終也亦若是而已矣乃爲作記刻於茲石以圖永久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四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五

藝文志

記

宋

寇思愍公祠記

王十朋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為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拆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於郡刺史不見於設施殆不過為詞人之詩而已及公取

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已試之效而爲是傳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心與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章而賦之言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凶禍福皆不能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爲是邑時年方踰寇有愛在民世呼爲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爲僞偉當時苟從建議之臣幸蜀以南則三光五嶽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鑿與一動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與傅巖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爲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公之十朋頭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矣矣惟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歎縣尉王寧孫者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卽亭祀之旣成以其圖來有毛君恕者合是邑集公詩百餘篇竝刻余詩以寄且請記之余平生欣慕公之爲人每歎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耶公之事固余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然巴東古祠遺像廢而復興殘編斷稿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更生雖發端於余而卒成之者合與尉也皆不可以不書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

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
莽荒穢因作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
幽閒遼負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
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
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
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
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
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
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
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

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
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
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
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
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
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
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
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

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蠻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
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
材土地之貴無上物朝廷上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
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
士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余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
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
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
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
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林日
月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
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河

久而來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
則樹之孳者抱昔之抱者耕草之苗者叢茅之甲者今
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
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
余方壯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
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其漏石物其
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
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舊縣治至喜堂記

歐陽修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
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民所

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民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一堂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外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與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柵甃南北之街作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令劉光喬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功畢修有罪來守是邦朱公於修有舊且哀其以罪

爲治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樂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儉使其樵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頓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引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樸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

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耳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上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蜀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漩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踪跡故凡蜀之可以克內府出京師而後用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

夷陵爲州當峽於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漚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畱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易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地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於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位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

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
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
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
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
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
垂於不朽余頗疑其乃自汲汲於後世之名何哉傳言叔
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
已煙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
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
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
甚而過爲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與山故

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廢而復興者由後
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
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迴廊
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公擅名當世所至有聲襄
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
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竝傳於久遠君
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
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
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
欲書也若夫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
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騷之極目

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紀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襄陽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修

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尚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益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右則必合於隣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

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以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

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斗俯仰之節夫人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為其邑未逾時將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為俎豆籩簋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休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論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啣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

湖廣通志 卷之五十五
不行檣傾檝推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
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
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
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
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上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怪石供記

蘇軾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
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
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
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
凡石復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
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
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
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
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
口鼻水注之燦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
爲供禪師常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洞了無一物雖

夜光赤壁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
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
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灌石爲供蓋自蘇子瞻
始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
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
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
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
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
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

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
清日出漁歌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
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
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
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
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
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爾
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
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
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
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

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焉睹其爲快也哉

黃州師中庵記

蘇轍

師中姓任氏諱假世家睢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予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

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

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看山蘇轍記

九曲亭記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紛披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策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遊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畱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囑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

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臬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

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黔南道中記

黃庭堅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絃
旁崖尋三遊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
纔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爲客煎茶過大悲院微行
高下二里許至三遊洞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
仄一徑穿山腹巖閣出洞乃明洞中約可容百人有石乳
久而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坐常有道人宴居不耐
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碕從舟
中望之顧領口吻甚類蝦蟇也余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
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

中有崩石平濶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
間乃入江甘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
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
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
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貞夢中
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肯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
去沙泉且清而冽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命舟人
求之有媪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
癸丑夕宿鹿角灘灘下亂石如困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
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
酒酌堯夫隨磐石爲几案然坐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

夫爲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搆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一餅價甚平也攜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搆得味旣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

歸老橋記

曾鞏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余敘而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陽山者白馬湖也陽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於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爲橋於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

者與吾異曰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緝於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謝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樂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

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錄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紱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隨州尹公亭記

曾鞏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之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富貴貧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芟爲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

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址增卑益狹斬材以
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
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
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
於事言見于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侈而大之
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
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
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
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
故余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長渠記

曾鞏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
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
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
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
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兵攻
楚去鄢百里立隄壅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
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
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
入秦而白起所謂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皆爲沃壤今
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飲者
無所取縣令孫永曼叔率民出渠下者理渠之堙塞而去

其淺隘遂完故隄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止其侵爭而民皆以爲宜也蓋鄆水之出西山禰棄於無用白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鄆道元所謂溉田三千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竝渠者足食并飲其餘粟又散於四方蓋水出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蹟興於旣廢使其源流與地之高下亦有易於古則曼叔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及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

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今之遺蹟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通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與故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唐公聽之二人者也方二人者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是也及其後言渠隄者齏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委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侯之約束相與守之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署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陽始以書告之是知大旱而長渠之田無害也是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

之人而又使知夫作之者所以始也故記

澹山巖記

柳拱辰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爲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袤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怪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惟利若處之便而不顧蔽隱障遏之弊連甍接楹重基疊架疲資延蔓殆將克滿道隧陰墨非秉炬不能入太守丁公喬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憚悉撤羣僧之舍俾居巖外惟畫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留者他日公率拱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遊覽層構一空衆狀在目開築塞爲通豁破昏暗爲光明質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皆情景所及客有言物

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熙寧七年甲寅九月十五日記

玩鷗亭記

汪藻

予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旣名爲僂人人罕與之遊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遊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甦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爲亭而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予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

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
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予少迂疎狷介自
知于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羣以終其
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
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
之章則幾微見於顏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
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
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
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
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胸中頽然不知天地
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

固宜然俛而咏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
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
幸鷗無恙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予唯唯紹興丁
卯正月日記

重修永州府儒學記

胡寅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生死之
說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博九流攝貫百代或有問焉其
應如響強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奇雄元麗不專
一長工文者能之蒞官賦政以吏爲師在邑最邑在國最
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克府庫裕錢穀足心計者
能之揮羽扇伏將鉞發縱授畧戰勝攻取有知勇者能之

是皆秦漢以後時所必用人所鮮能者試考之仲尼之教於門弟子者嘗以此品目之矣而莫之詔也仲尼豈不通世務故使門弟子爲椎樸無用之器以見笑於便儂狡厲之俗哉蓋治其難則振頌而裘舉源澄而流清安於易則耳目口鼻不可相借官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爲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末趨人所共鶩無預乎我者一不留於大靈之舍顧且囂囂然誦詩書親師友躬內省若不遑暇惟思所當知而未知勉所宜能而未能者如饑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誠然寐今者遽然覺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吾宗

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効一能才周一事區區於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身老童豁而不悔哉至於此必釋然而嘆曰鄒魯垂訓固不使學爲干祿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較利害戚戚而欣欣也蓋飯蔬飲水被褐緼袍曳屣而歌商頌鼓瑟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予嚮者假守零陵嘗與士人講此又時作問目以求起余之益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誦廢毀爲異則建置爲常春秋之法文章制度克合典刑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樂泮之宮不復薦諛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者爲青衿申言之夫道德有本非殄彝

倫也性命有正非趣空寂也幽明生死有說非受形輪轉也鬼神有狀非言語主宰之可名可接也不溺乎此而得之可謂善學矣不於此而求之適越而北轅與且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樂饑與

伏羲廟記

胡寅

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智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於五帝而庖羲爲首蓋三千餘歲於茲矣竟陵廟祀未詳肇始考盛德之所建萬世衣被則有民者亦何可而不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子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時見於他說善乎人之論曰判古

者之昏當折衷於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羲農比哉豈遷有見於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首稱庖羲與故凡人論道義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籍所載及他說爲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論羲爲帝首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於成紀母曰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於宛邱河中龍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爲卜著爲筮時當洪荒人民雜於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鳥明視默紀

通衆陽侯以爲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爲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狗雞克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於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矣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竝作學士大夫昧於鬼神之情狀凡戕敗倫理耗斁斯人下里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徽冀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不可忘也則或湮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災顧汲汲然旅繙旅黃擎跪拜跪請諸

偶像適會災變自消因卽以爲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迷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撫民惠在郡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詔長吏修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於庖羲氏矣鳩工歲事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諂意庶幾於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澹山巖記

胡寅

瑰奇偉絕之觀人所同畏也役於甚好而忘其可畏人所同惑也今夫山之秀拔孰若西方之所謂太華者乎俯仰而滿足其意孰若鄜之人飲食起居之與山接者乎熙寧

中一峯剝隆六社皆沒近山之患乃有如此者錢塘海潮其波濤壯觀不論四方至者自其土俗朝與夕摩肩疊蹟相望而不厭也壬子歲中秋潮來且近忽分一枝卷岸勢如雷掣濺若雹霰其所鞭激處漂落五十餘人余嘗親見之是在平地非有帆楫傾歆水至弱也若狎而玩之則組甲練兵起於足下甚美必有甚惡亦何往而不然清馨戀飲或亡於池肥甘芻豢或死於林燕姬趙女妙舞宜笑能傾人家邦而八駿騰驤九臯飛唳亦足以名亂而喪師也豈獨是哉富貴顯嚴之所在氣力侔天收四海之命斷於掌握其究有願爲役夫而不可得者故曰席顛履危丹轂赤族是皆縱耳目口鼻一時之過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永城南二十餘里有曰澹山巖者自山谷詩旣行巖名聞於天下凡巖之病以暗而濕澹巖獨竅北而透南方臺夷燥噓吸雲氣受風納月信乎其稱絕境也然仰眎脉絡往來鱗皴而巖剝大小石蓋不可勝數人不幸或值一拳許焉則碎首斃矣况巨石哉因嘆且笑曰此古人所謂雞肋不足以當者今乃徜徉數日而忘知命之訓仁者樂山殆不然也乃相南缺得地不盈丈爲亭命之曰巖扁却顧中虛靜覽勝致而重山大壑環乎外者又或在目且令穿山開壑翦竹開徑以趨於亭自今騷人遊子去來徒倚得所好而遠所畏然後斯巖之美全矣人世芬味蓋不必遊藩而醞醕大抵類此古人所以登門入奧惟恐資之不深君

之不安者必無岌岌危阨理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君子或
又往往去之不啻如逆旅亦獨何哉

向公祠記

胡寅

郡守以撫養百姓爲職賢否於是乎觀不聞以能奉承大
吏爲賢也昔光武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若務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歎息稱善
以其時攷之循吏得行其志海內之人咸安土樂業而誑
上行私亂人之功罪者莫或肆焉其致中興宜矣歲在乙
卯江南大旱衡陽焦灼於築城暴政之後遺黎懷懷尤甚
會相臣督師平寇植牙於潭知寇之本由民失其所也直
秘閣向侯宣卿有政材剡章上聞請使守衡制曰子恣往

往欽哉善撫吾民惟旣乃心毋林於權侯頓首受命至府
屬帥臣以民訴外臺大胥姦賊蠹害事下衡治無追證捕
逮之類三日而獄具厥徒震懍民情始得自通於是明曲
直而申達寬滯振業矜寡而擊斷豪舉興民所便博捐其
畏去華務實謹率憲章磨牙抵掌之徒肉視斯人禁莫得
動方是時米斛爲錢萬有五千而衡境歡然反無饑餒之
憂官僚肅於廷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畝者惟恐
侯之報政而去鄰於衡之人則曰天子何爲不以向公而
牧我乎其頌嘆願望洋洋乎滿耳矣而方伯與部使者顧
且傳致劾之曰向某以酷刑失民心民之畏之重足而一
迹方旱且多盜又重以刑不亟斥之幾何而不名變嗚呼

嬰而盲者無怪乎指青爲黃孩而鬯者無怪乎謂香爲臭
人自非生而喪心則臧否好惡不至若是其悖矣侯旣坐
斥士民扶老攜孺至犯雨雪泣涕屬道而送其能遠者衆
資之使謁諸朝久而未報念終無以自慰乃卽城北青草
佛祠爲堂繪侯像歲時合筵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壽考而
思其來也夫萬人之譽不可以非道干謂侯無以致此則
民奚不從彼貪且誣者尸而祝之邪濟惟貫河人乃知其
清松柏不過大冬與蕭艾未知其孰賢也然則謗侯雖深
所以榮侯者不旣厚者哉哲后方覈名實考毀譽賞卽墨
宸旨寵煥擢昇使華士大夫益知奉公守正之可爲讒邪
不得而終困之不獨衡之人以爲喜也侯雖屢斥志意益
勵力操反古令聞彌著則進爲世用以就功業不獨慰此
州之去思必又有日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
艾爾後德音不已衡之人以是歌於斯堂也不亦可乎

